

极·品·殿·下
JIPINDIANXIA

极品殿下

娘子，为夫卖相这么好，
你就从了吧从了吧从了吧……

穆丹枫 著

一朝被妖掠，从此误终身



JIPIN
DIANXIA



极·品·殿·下
JIPINDIAXIA

极品殿下

穆丹枫 著

一朝被妖掠，从此误终身



JIPIN
DIANXIA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目录

极品殿下

第十二章	我放手了·····	1
第十三章	仙女峰遇险·····	28
第十四章	这就是你的爱·····	62
第十五章	惊变·····	88
第十六章	月贝贝出世·····	116
第十七章	赎罪·····	143
第十八章	她的一切都交给他·····	168
第十九章	无情无欲的神·····	190
第二十章	入梦·····	202
第二十一章	云灵儿归来·····	229
第二十二章	天下第一嫁·····	252



第十二章 我放手了

刷的一声，一道淡紫色的光幕凭空出现，正遮在齐洛儿身前，那些浓稠如血的红雾正喷在那淡紫色的光幕上。而那条红蛇在吐出血雾之后也像是使尽了全部的力气，僵僵地倒了下去，轰的一声砸在地上，激起尘土一丈多高。

“傻丫头，遇到危险就会闭上眼睛做鸵鸟！”一个带着调侃的笑声自耳边响起。齐洛儿身子一僵，尚来不及睁眼，身子已落进一个温暖的怀抱之中。

那气息无比的熟悉，她猛地睁开眼睛，眼前是一张放大的、倾国倾城的俊脸——月无殇！来人竟然是本该在外面和云画打得热火朝天的月无殇！

豆丁一声尖叫：“月老大！”那声音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

齐洛儿不相信地看着他，一时忘记了自己还在人家的怀中。

月无殇趁机会在她脸蛋上亲了一口：“小宝儿，见了为夫高兴傻了？”

齐洛儿脸一红，挣下地来，吃吃地道：“你……你从哪里冒出来的？”

月无殇痞痞地一笑：“小宝儿，你现在可不得了了，居然能和妖王打成平手，啧啧，不简单！很不简单！”边说边拍了拍齐洛儿的脑袋，意甚嘉奖。

齐洛儿窘，他拍小狗呢？挥手将他的狼爪拨开：“月无殇……”

“叫月老大，或者叫夫君也可以。”月无殇不客气地打断她。

齐洛儿咬牙，好吧，不和他纠缠这些细枝末节：“月老大，你……你有没有看到我师父？他……”

月无殇一脸哀怨地看着她：“小宝儿，你我夫妻好不容易才相聚一次，你提别的男人不好吧？”

怎么感觉和这家伙说话总像是鸡同鸭讲？

齐洛儿又要抓狂了，没好气地瞪着他：“月无……月老大，我问你，你不是率领你的魔宫老小来复仇了吗？你自己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其他人呢？不会……不会

是你把他们扔在那里,让他们和紫云门血拼吧?"

月无殇笑眯眯的:"小宝儿,我很高兴。"

齐洛儿一愣:"高兴什么?"她实在跟不上他这跳跃的思维。

月无殇又摸了摸她的脑袋:"小宝儿,你还没过门就开始为婆家人担心,为夫自然开心。"

齐洛儿嘴角抽搐,这家伙见面就开她玩笑,自己问的话他却一句也没正面回答。她上下看了一眼月无殇,很好,这家伙面色红润了许多,想必伤已经完全好了。又低头看了一眼地上的红蛇,那红蛇直挺挺地躺在那里,想必已经死透了。

齐洛儿也没想到这么便宜就杀死了夜天问,在红蛇身上狠狠踢了一脚:"就让它这么死了,还真便宜它了!"

月无殇眼眸中闪过一抹微光,笑吟吟地道:"夜天问,快滚出来!老子知道你还没死透!"手指在红蛇额头一点。

一团红光不情不愿地冒了出来,红光中有一个小小的人影,勉强能看清楚五官,正是夜天问的相貌。这团红光刚一冒出来就随风一晃,想要逃跑,却不料刚跑几步,脚下便似被什么东西绊住,再也挪不动分毫。终于颤颤地叫道:"魔君,你……你要干什么?"

月无殇只用一根小指吞吐出来的光芒便控制住了夜天问,他好整以暇地摸了摸鼻子,桃花眼微微眯起:"你说呢?"

夜天问小小的身子无端打了个寒战:"魔君大人,杀人不过头点地,我现在真身已毁,你就放过我的元魂吧?"

到了此时齐洛儿才明白过来,原来自己刚刚杀死的仅仅是夜天问的肉身,而他元魂未损,想必是想过一会趁机逃走,不由说道:"月老大,不能放过他!这厮作孽太重了,如果放他走了,只怕他很快又会做恶事。"

"唔,我家小宝儿说不放过你。夜天问,要不,你求求我家小宝儿?"月无殇很好脾气地和他打商量,俊脸上一副无能为力的表情。

"齐姑娘,我的肉身已经被你毁了,没有个千儿八百的年头,我也复原不了。求求你就放过我,我保证以后不会再和你作对。"夜天问暗中咬了咬牙,只好又向齐洛儿求饶。

齐洛儿淡淡地道:"鲁迅说过,落水狗是不能同情的,只能痛打,不然反受其害。"

月无殇笑得倾国倾城:"这位鲁迅说得还真不错。嗯,落水狗就得痛打,不然等它反咬一口就太讨厌了。夜天问,看来你只好认命喽。"

夜天问原本就心高气傲,这时听月无殇如此一说,又气又怒,忽然冷笑一声:

“月无殇，好歹我们也曾同气连枝过，你不看僧面看佛面也该放过我，怎么能听从一个女人的话？你就不怕妖魔两界听到此事会心寒？”

月无殇眉毛一挑，唇角牵起一抹莫测的笑，看着夜天问慢慢道：“夜天问，老子找了你这么多天，一直琢磨一个问题，老子再抓住你后，要把你怎么处置才更解恨呢？是将你直接打得魂飞魄散，还是将你的元魂一点一点扯碎，让你也尝尝这种滋味好呢？”他的声音很温柔，却自有一种森寒气息，不要说当事人夜天问，就连齐洛儿都打了个寒战。

夜天问知道今天已然无幸，他又气又怒，忽然哈哈大笑：“月无殇，你一心为这女人出头，可知这女人却背着你偷汉子，和她师父不清不白……”

齐洛儿脸色微微一变，没想到这妖王也会这么长舌八卦。

月无殇却微微一僵，但随即一笑，摇了摇头：“夜天问，大丈夫死则死矣，没想到你也和娘们似的唧唧歪歪。唉，我当初怎么会和你为伍的？”

“月无殇，你不敢相信吧？哈哈，没想到你也有戴绿帽子当缩头乌龟的时候！我告诉你，昨夜这个女人和那个云画别提有多恩爱了……”夜天问还不死心，又开始火上浇油。

齐洛儿气得脸色变红，正想说什么，月无殇却叹了口气：“夜天问，你实在是话太多了！”手指微微蜷起，那团红光便落入他的掌心之中。一道紫光闪过，红光中的小人被他生生捏碎！夜天问仅仅发出半声惨叫便烟消云散了，死得连个渣也不剩。

齐洛儿一愣，没想到月无殇处理起夜天问来会如此爽快，看了看地上的死蛇，这次——这红蛇是彻底死透了。

她总算是出了一口久憋在心中的恶气，抬头看了看月无殇：“那个，月老大，你……”正想问问他到底是怎么进来的，却不料月无殇已贴近过来，一张俊脸迅速在她眼前放大：“小宝儿，你背着我爬墙？”他脸上似笑非笑的，语气很轻，眼睛弯啊弯，笑得那叫一个温柔。

齐洛儿却无端地感到后背发凉，倒退一步，凭直觉叫道：“我没有！”忽然又想到，“他又不是我什么人，我和他解释个毛啊？”齐洛儿泪了，完了，她被月无殇开玩笑开得要弄假成真了。

月无殇眉眼弯弯的，笑得那叫一个得意：“没有便好。小宝儿，你有为夫便够了，不要再理那个云画了。瞧瞧，他也真狠心，居然把你扔到这么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来，如果不是我及时赶到，你就死翘翘了。哼，你如果真有什么事，老子拼了命也要血洗了紫云山不可！”

齐洛儿知道他是真心为自己着想，心中一暖，下意识地为师父辩驳：“我开了天女的灵力，这里的一般怪物已奈何不了我，他也没想到在这里会碰到夜天问这

个大变态……”

月无殇斜睨着她：“唔，小宝儿，你居然还在为他说话，唉，我真伤心。你守着为夫老说其他男人的好，你以为我真有这么大度？”

齐洛儿只觉头大如斗，无奈道：“月老大，开玩笑也要有个限度。我知道你对我很好，我很感激，可是……可是……你不能败坏我的名节，我和你又没什么……”她语重心长的话还没说完，月无殇蓦然欺身近前。齐洛儿只觉眼前一花，自己的下巴已被他握住。

月无殇一双眸子似笑非笑地看着她，温热的呼吸吹在她脸上，让她有一刹那的昏然。只听月无殇邪魅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小宝儿，原来你是担心我们之间没什么。嗯，那我就和你有点什么吧！”一低头，已堵上了她的唇。

齐洛儿吃了一惊，想把他推开，但被他这一吻之下身子竟然发软，根本使不出力气。她大脑有瞬间的短路，一抹红潮迅速在双颊晕开，呼吸也有些紊乱。

他的吻火热而又霸道，有一丝丝惩罚的味道，一点一点撬开她紧闭的小嘴，挑逗着她柔嫩的舌尖，让她的心一点一点沦陷……

“呃，不……”齐洛儿极力想拉回就要飘走的神志，扭过头去。

月无殇又低头含住了她软软的耳珠，灼热的气息直接喷进齐洛儿的耳朵里，又痛又痒又麻的感觉几乎让齐洛儿燃烧起来。她无意识地转动脖颈躲避着：“别……别……你放开我……”

月无殇却把她的身子箍得更紧，低低笑道：“小宝儿，你再这么动下去，我不敢保证现在就要了你……”他的声音里有一丝难得的沙哑和魅惑。

齐洛儿一愣，这才察觉大腿处被某个不知名的物体戳到。轰！她小脸瞬间绯红起来，像打了鸡血似的，滚烫得几乎能煮熟鸭蛋了，整个身子僵硬在那里，一动不敢动。

“你……你先放开我好不好？”齐洛儿声音有些发抖。

“不好！”月无殇很干脆地摇头。

“你……你无赖！你……你再轻薄我，我就废了你……”齐洛儿抬腿想踢他。

月无殇腿一抬，将她不安分的小腿夹住，在她红唇上啄了一口：“小宝儿，你似乎对我这命根子很感兴趣，真废了它，你岂不是要守活寡了？”

齐洛儿小脸已经红得不能再红，没办法，自己一碰到他就像是碰到了克星，只有被欺负的份。听到月无殇的话，她气息不稳地叫道：“月无殇，我又没嫁给你，你……你胡说什么呢？”

月无殇眼眸一深，笑吟吟地点了一下她的俏鼻：“原来小宝儿这么快就想嫁给我了。唔，小宝儿，我知道你很着急，不过，我好歹也是魔君，终身大事自然不能这

么草率。你总得给我点时间准备准备，也好给你个盛大的婚礼……”

晕死，就知道这家伙说话掺杂不清！齐洛儿只觉一个头两个大：“月无殇，我没想过嫁给你好不好……唔！”她一句话没说完，小嘴又被他用唇封住。

齐洛儿推又推不开他，被他吻得双腿发软，几乎站立不住，一串眼泪却直滑下来。或许是这眼泪烫痛了月无殇的心，月无殇蓦然放开她：“小宝儿……”

齐洛儿乍获自由，忙一把推开他，跳了开去，狼狈地用手擦了擦眼泪：“月无殇，你戏弄够没有？我又不是你养的小猫小狗，闲着没事就逗弄几下……”她越说越气，却怎么也做不出凶悍的架势，眼泪反而越流越多。

月无殇半晌没说话，齐洛儿心中一动：“这家伙被我说得内疚了？”一抬头，却见月无殇叹了口气，一双寒星般的眸子闪过一抹落寞。

“小宝儿，你认为我在戏弄你？你居然这么认为！我对你的心你真不明白？我如果真是戏弄你，会为你做这么多？你以为我真的很闲？”他的话语里几乎有些咄咄逼人的味道，说到后来，几乎有些咬牙切齿起来。

齐洛儿心里一震，第一次看到如此认真的月无殇，不再和她嬉皮笑脸，一双眸子里再认真不过，甚至有一些些受伤的意味。

她心底微微一颤，暮生愧疚，只觉脑子里一团乱麻，几乎理不出什么头绪。讷讷道：“月无殇，我……我知道你对我很好，可是……可是那只是你，是你一厢情愿。我……我对你很感激，可是……可是我真的……真的……”她几乎说不下去，心中莫名揪痛起来。

“一厢情愿？”月无殇从齿缝里蹦出这四个字，眼眸里似有波涛在汹涌，“当真是我在一厢情愿么？小宝儿，如果真是我一厢情愿，我失手被擒的时候，你会不会拼死救我，不惜和整个紫云门对峙？”

齐洛儿被他看得心惊肉跳，勉强争辩：“我……你是因为我才被抓的，我当然要救你，可是……可是和感情无关……”嘴里虽然这么说，心里却是咯噔一跳，如果其他人因为自己被擒，自己是否真有这个勇气冒着背叛师门的危险相救？

“哈哈哈，好一个和感情无关！齐洛儿，你是个白痴！你真不明白自己的感情么？那好，我就帮你明白一下，我倒要看看，是不是我真的在自作多情！”月无殇的眸子里闪过一抹莫测的、几乎让齐洛儿心惊肉跳的光芒。

齐洛儿心中一震，下意识地后退：“你……你想做什么？”

月无殇邪邪一笑：“帮你清醒一下！”一句话未落地，齐洛儿便觉脚下一个踉跄，跌进了月无殇怀里。她大吃一惊，急要挣扎，忽觉眼前天旋地转，景物像万花筒似的旋转起来。

似乎过去了很久，又似乎只是过去了一霎，眼前的景物终于停止了旋转。

头顶，蓝丝绒般的天空嵌着一弯弦月，明亮的星河离地面那么近，仿佛触手可及。脚下，红的花，绿的草，清清的湖水在荡漾。湖水的另一畔，满树的梨花正在开放，挤挤挨挨的，微风一吹，漫天雪白的梨花纷飞如雨，美不胜收。湖岸这边是蔓延到天际的花海，各色奇花开满了一重又一重，如一片一片五彩的“祥云”，风过处，“祥云”起伏流动……花开似海，风过如浪，即便是传说中的仙境也无这般美丽。

齐洛儿不由看呆了眼，喃喃道：“这……这是什么地方？”难道自己又穿越了？

“唔，小宝儿，你好热情，你能不能松一松手，为夫要喘不上气来了……”耳边传来月无殇促狭的声音。

啊？齐洛儿一愣，这才发觉自己紧紧抱着月无殇劲瘦的腰。

轰！齐洛儿小脸又红了个通透，慌忙松手，解释道：“你……我……我不是故意的……刚刚是怎么回事？这里又是哪里？”

月无殇笑吟吟的：“小宝儿，原来你也有这么热情的时候。唔，被你这一抱，为夫一走神，险些破不开那结界了。”

齐洛儿抚了抚有些发疼的额角，干脆对他暧昧的话无视，看了看周围的景致，见远处楼台隐隐，似乎是什么大城市的郊外。

“这里是哪里？你把我带到这里来做什么？”齐洛儿小脸上有戒备。

月无殇叹了一口气：“小宝儿，你还记得在蜃楼宫的时候我曾承诺要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

齐洛儿一愣，想起了月无殇的那个承诺，可惜自己第二天就跑路了，放了他的鸽子。“你……你那次说的地方就是这里？我们出了洪荒界了？”齐洛儿微微有些歉疚。

“这里是星愿湖，是天界最美的地方。怎么样？漂不漂亮？”

齐洛儿睁大一双明眸：“这里是天界？”不会吧，她上天了？嗯，这天界倒真是个好地方，景致不是一般的美，让她这仅有的几颗浪漫细胞也开始叫嚣了。

“来，小宝儿，我带你去那边瞧瞧。”二话不说拉起她一只手就向湖岸走去。

齐洛儿完全被周围的美景给震撼住，所以此时被月无殇拉着手、揽着腰也没察觉有丝毫不妥，下意识地跟着走去。月无殇眼眸微眯，脸上笑得像偷了腥的狐狸，小宝儿虽然嘴里时常拒绝他，但身体却似乎已经适应了他的亲近。

湖上有一座桥通往对岸，这桥和普通的桥不同，青翠如琉璃，在星光下闪着梦幻般的色彩。二人不知不觉就走到了这座桥上。

这桥踩上去有些软软的，非丝非革，非砖非木，也不知是什么材料造成。桥面由一块块彩色透明砖铺成，这些砖形状宛如一颗颗心脏，十分的古怪蹊跷。一踏上这座桥，心里便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喜怒哀乐，贪嗔念痴，千种思绪万般感觉齐涌

心头。

“小宝儿，你瞧桥下是什么？”月无殇的声音忽然自耳边响起。

齐洛儿下意识地往桥下看了一眼，碧波森森中映出两个人的人影，一个是自己，另一个是——师父！她直跳了起来，慌忙向两边乱看。

月无殇脸色微微一变：“小宝儿，你找什么？”

“师父！我看到师父了！我看到他就在我身边……”齐洛儿急急回答。“月无殇，你快走……”她下意识地叫起来。

月无殇的表情像是被人迎面揍了一拳，他猛地抓紧了齐洛儿的手臂，一双眸子里满是震惊和不信：“你……你在水中看到了谁？是你和云画？”最后两个字几乎是从齿缝里蹦出来的，其阴森冷寒的气息让齐洛儿情不自禁打了个哆嗦。

齐洛儿叫了起来：“喂，你干什么？放开我，你弄疼我了！”

月无殇手掌已有些打颤，微微松了一松，却还不死心：“你真的看到了云画那混蛋？”

齐洛儿瞪他一眼：“不许你说我师父的坏话……”

月无殇后退一步，俊脸上一片灰白，像是受到了什么沉重的打击。他的手指慢慢松开，背靠在桥栏上，一句话也说不出。

看着他那几乎能称得上萧索的身影，齐洛儿心中竟然莫名一痛，不由自主向前走了一步，讷讷道：“月老大，你……你到底怎么了？哪里不对吗？对了，我刚刚明明看到了我师父，现在却看不到他的影子，好奇怪……”

她这一番话还没说完，月无殇忽然将她猛地一扯，这一扯用的力气实在是不小，齐洛儿猝不及防之下被他拽得一个趔趄，撞入他的怀中。

“你……你怎么了？”一抬头，正对上他墨黑的、仿佛汹涌着波涛的眸子，齐洛儿气息一窒，竟然连挣扎的力气也没有了。

月无殇一个反转，锁住她的双手，身体贴过来，将她反压在身后的桥栏上。这姿势实在是暧昧，如果让路过的人看到，简直就是一出活春宫。

齐洛儿顿时气息不稳起来，一张脸顿时红到了耳朵根，抬头恼怒地看了他一眼：“月无殇，你……”她实在是不明白，他突然发怒到底是为哪般？她一句话尚没有说完，嘴唇便被 he 封住，这吻来得激烈而又霸道，毫不留情地在她的唇上反复蹂躏，仿佛要把压抑的怒火全部倾泻出来似的疯狂。

齐洛儿头脑中一片昏昏然，一颗心跳如擂鼓，从头发尖到脚趾尖仿佛都不是自己的了，心底里溢出了千百年的渴望，这渴望牢牢锁着她，令她动弹不得。

她的衣衫不知何时凌乱，他的吻一路向下，温热的气息烫得她身子一阵阵发抖，全身仿佛失去了所有的力气般顺着桥栏杆就要滑下去。她的双手不知何时被

放开，她却已想不起要将他推开，反而下意识地抱紧了他的腰。她极力想拉回脑中的最后一丝清明，可是，却舍不得这份难言的温暖的悸动，对即将发生的事既有些害怕，却又有丝隐约的期待……

月无殇蓦然一把推开她，他脸色苍白，一双眼眸里似有千百种情绪滑过。他目光灼灼地看着她，手指滑过她的胸口，停留在她的心口处：“齐洛儿，你这里当真没有我的位置？”

齐洛儿微微一窒，她心里自然有他的位置，不然，也不会在看不到他时会情不自禁想起他。嘴张了张，却不知该说什么好。

月无殇手指渐渐冰凉，眼中灼灼的光辉也渐渐暗淡，只余一派深沉的黑。半晌，他移开手掌，缓缓道：“原来真的是我一厢情愿！”后退了一步，继续道，“好吧，齐洛儿，我放手了，从此再不会来纠缠你。”

齐洛儿彻底呆住，颤声道：“你……你什么意思？”一股莫名的怒火升腾上来，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莫名其妙地将自己带到这个地方，又让她看什么桥下的风景，她不过就是实话实说而已，他就像撞了邪似的对她又是发怒，又是亲吻，她到底做错了什么？

“月无殇，你给我把话说清楚！”齐洛儿怒道。

月无殇淡淡地道：“齐洛儿，你不是一直想甩开我么？你可以如愿了。从今日起，我和你再无任何瓜葛，你做你的神仙，我做我的魔君，再相见——我们就是对头！”转过身子，向桥下走去。

齐洛儿傻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下意识地又向桥下看了看，碧波森森中，依旧看到两个身影，一个貌似是自己，另一个却是她的师父云画，两个身影相偎相依，显得甚是亲密。她微微一呆，师父没在这里，这水里怎么会有他的影子？这湖水到底有什么古怪？再仔细一看，忽然发觉那个女子并不是自己，虽然那人和自己很像，可是自己没有那女子漂亮，并且额间也没有那一点朱砂痣……那是——云灵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眼见月无殇越走越远，齐洛儿下意识地飞了过去，拦在他身前：“月无殇，这桥到底有什么古怪？”

月无殇面无表情，淡淡地道：“这是今生桥，在那里能看到你今生的最爱……”

啊？齐洛儿怔住，难道说自己在空中看到师父，就是证明自己最爱的是师父？可是……可是，师父身边的云灵儿又是怎么回事？自己也爱她？齐洛儿恶寒了一下。

“齐姑娘，你可不可以让开了？”月无殇声音里没有任何高低起伏，一张俊脸冰冻得像挂了一层霜。

“我……月老大，你听我说……”齐洛儿努力组织语言，却又一时不知怎么说。

月无殇看了她一眼，这一眼如冰似雪，看得齐洛儿一哆嗦，刚刚组织的话又吞了回去，原来这丫的冷起来不比云画差……

月无殇淡淡一笑：“哦，我知道了，原来你是怕我把你一个人扔在这里。放心，我既然把你带来了，就有义务送你回去。”手一挥，一道紫光如同一条丝线轻轻拴在了齐洛儿的腰上。

齐洛儿还没反应过来，原先那种头晕目眩的感觉又向她袭来，她想大叫，却被天风灌得口眼难开，眼前一黑，很干脆地晕了过去……

他二人刚刚消失，花海中就冒出一缕青烟，青烟散处，现出一个白胡子老头。他看着齐洛儿二人消失的方向，暗暗摇了摇头：“唉，玉帝前些日子也不知抽什么风，在这星愿湖上建了一座今世桥不说，现在又建了一座前生桥，还有个单双日之说，听说还可能加座来生桥，小老儿有得忙了……嗯，有多少恩爱夫妻是三生三世都在一起的，还是把握现在是正经。”

齐洛儿再醒来的时候立即悲催地发现自己居然又回到洪荒界了，荒芜的高山、阴森的树林、萋萋的荒草，夕阳西斜，刚刚的一切恍如一场梦……

她爬起身来，只见淡紫色的结界外到处是横七竖八的精怪尸体，却根本没有月无殇的影子。他就这么走了？就这样彻底放手了？

也不知为什么，他拼命纠缠她的时候，她恨不得一脚把他踹得远远的，现在知道他真的放手了，她却若有所失，心里极不是滋味。眼泪不知不觉长滑而下，齐洛儿抱膝坐在那里，呆呆地看着落日，心头一阵冰冷。

一个时辰过去了，两个时辰过去了……天色已黑透，莽莽苍山如同一只择人而噬的巨兽。黑暗深处，闪出一对对碧绿色的眸子，慢慢向她所处的位置靠近。齐洛儿知道，又是一波妖物来袭，可是，她却懒得动上一动，任凭那些或庞大、或灵活的东西撞击着那一层淡紫色的结界。砰！砰！砰！那声音响在这深山里，是如此空洞而单调……

齐洛儿缩了缩身子，她忽然觉得好累，可是，却无论如何也睡不着，心像是被人掏空了一样，一闭上眼睛，眼前就是月无殇那冷漠而决绝的背影。她就像一个没有心的娃娃一样，静静地待在那里，冷漠地看着那些精怪前仆后继地来寻死……

远处有白影一闪，齐洛儿死寂一片的心里忽然一震，猛地睁大眼睛，是他吗？他又回来了？

“洛儿！你怎么跑这里来了？让我好找！”清冷的声音已传了过来。

师父！齐洛儿高高扬起的心又忽悠悠地掉了下去，竟是说不出的失落。她干干地一笑：“师父，你……你来了。”

她的笑实在比哭还要难看，云画微微皱了皱眉，看了看她身周淡紫色的结界，

一挑眉：“他真的来这里了？现在在哪里？”又看了看齐洛儿那明显哭过的眼睛，心中一动，“洛儿，怎么了？他欺负你了？”

这平平淡淡的一句话顿时勾起了齐洛儿窝了一肚子的委屈，她摇了摇头，眼泪却先流了下来：“没……没什么，我没什么。”也不知为什么，齐洛儿不想让师父知道刚刚发生的事情。

云画一挑眉，看了看她近乎凌乱的衣衫，心中一沉，一伸手将齐洛儿从地上拉起：“洛儿，不怕，有我在这里，他不敢再来欺负你……”

齐洛儿眼睛一酸，摇了摇头：“他……他不会再来……”

云画一愣，他知道月无殇缠洛儿一向缠得很紧，这一次自己一时大意才被他用调虎离山之计给骗了出去。想起刚刚发生的事情他就莫名火大，原来今早的魔教大举来袭是假象，是月无殇撒豆成兵弄出来的，目的就是吸引他出去。

待明白中计后云画便又匆匆赶了回来，却在原地找不到齐洛儿的行踪，直到看到有大批的精怪都向山那边集中，他才赶了过来。

月无殇费了这么大的劲才闯进来，为什么就这么轻易走了？他不在的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看到齐洛儿满脸的泪痕，云画更是满肚子问号。

齐洛儿看了看师父，忽然想起在桥上所见，心中一动，难道师父真的是自己在这世世的良人？自己和他真的能凑成一对？

时间过得张牙舞爪，转眼之间又过去了两个多月，月无殇果然没有再来找她。

难过、怨愤、不甘、心伤……齐洛儿郁闷得直想杀人！在这里杀人是不可可能的，怪物倒有的是。她每日里根本不设结界，拼命杀怪，连云画看了都心疼。

由于紫云山中事务繁忙，凌虚子在月无殇的“调虎离山计”中又受了一掌，伤情加重，根本无法理事，云画无奈，只得每天回紫云山处理门派事务。当然，他每天晚上必来看望齐洛儿，和她共同度过漫漫长夜……

堪堪三个月的刑罚将满，这一天，齐洛儿又像往常那样早早起来刷怪，刚刚一剑将一只千足蜈蚣挑飞，忽见天空中有嫩黄的光芒一闪，一个圆球似的东西飞速向她这边冲来，此刻的齐洛儿目力已是相当的好，一眼便看出那是豆宝。

她心头莫名激跳，手一软，驱魔剑险些坠地，豆宝来了，是不是他也要来了？她下意识地抬头向天上看，却没看到期望中的那个身影……

一直在她袖中打呵欠的豆丁蓦然跳了出来：“豆宝，你怎么来了？”

豆宝小嘴一撇，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豆丁，我的主人不要我了！”

一个胖胖的圆球在哇哇大哭，这景象要多滑稽有多滑稽，齐洛儿却像是被人迎面打了一拳，一颗心慢慢沉了下去。她后退一步，嘴张了张，却说不出话来。

还是豆丁拍了拍豆宝的耳朵：“豆宝，别哭，到底是怎么了？”

豆宝摇了摇它那颗大头，眼泪一对一双往下掉：“我也不知道主人是怎么了，昨天晚上他忽然问我解除契约的方法。”

豆丁睁大眼睛：“笨蛋！你告诉他了？”

豆宝乖乖地点了点头：“是啊，我们虽然是神物，可主人的话不能不听。我以为这方法又麻烦又痛苦，他也就问问的，没想到他二话不说就照做了！呜呜呜，他现在已经和我解除契约了，说我可以去寻找其他主人……”

豆丁用前肢拍了一下它的脑袋，一脸恨铁不成钢的样子：“你真是个笨蛋！”

豆宝缩了缩脑袋，泪眼巴巴地看着豆丁：“豆丁，我现在只能先跟着你的主人了。”偷偷看了一眼齐洛儿。

齐洛儿脸色一直很苍白，看了一眼豆丁：“豆丁，解除契约会很痛苦？”

豆丁戒备地跳了一跳：“你不会也想和我解除契约吧？”

豆宝更是尖叫起来：“不行，绝对不行！你绝对不能和豆丁解除契约了！不然我们会被夫妻丁家族笑话的，夫妻丁家族还从来没出过这样的糗事！”

豆丁也连连点头：“主人，你不能再给我俩雪上加霜了，不然我们在这个世界没法混了。”

“是啊，是啊，解除契约很痛苦的，尤其是作为主人的一方，要把和我们建立契约的手指割掉，还要……”豆宝的话还没说完，豆丁就慌张地捂住了它的小嘴，气急败坏道：“笨蛋！不要说！”

齐洛儿脸色一变，心中一阵尖锐刺痛：“原来他已经这么急着和我划清界限了……”

她清楚地记得月无殇和豆宝建立契约的手指是中指，十指连心，活生生地割下来一定会很疼吧？他就这么急着和她撇清关系，连联系他们的最后一根纽带也掐断了？

哈哈，果然是魔君，做事狠辣，绝不拖泥带水！很好，好得不能再好了！齐洛儿手掌都微微有些发抖起来，心里竟似有只蚜虫细细啃噬蛀入肺腑之间，很痛，也很清醒……

抬眸看了看那两只缩头缩尾的小鬼头，齐洛儿勉强笑了一笑，淡淡道：“放心，我不会和你们解除契约的，我怕疼……”既然他已经和豆宝解除了契约，那这两个小东西就和他没半点关系，自己学他解除契约未免太过矫情。

月无殇，你不要后悔！

“这样也好，你俩现在都跟我吧，省得以后你们夫妻再分离。”齐洛儿宣布，大方地展开袖子。

豆宝唯恐她会反悔似的，忙忙钻进她的袖袋之中。豆丁不放心地看了齐洛儿

一眼,张了张小嘴似想说什么,却又像小大人似的叹了口气,钻进袖袋之中,和豆宝夫妻相会去了……

云画再来的时候,看到的一幕就是:齐洛儿左手诛魔刀、右手圣女绫在狂舞,周围被她杀死的精怪如同割倒了的庄稼,成片成阵……

“洛儿!”云画飞奔上前,随手设了一个防御结界,将自己和齐洛儿都笼罩其中。

周围没有了发泄的对象,齐洛儿终于停了下来,抬头看了看云画,居然狂笑起来:“师父。”

云画看了看她,见她一身紫色的罗裙已被怪物的鲜血染得看不清原本的颜色,白皙如玉的脸颊上也沾了几滴鲜血,原本一双水盈盈的大眼此刻一片血红,名副其实杀红了眼。云画忍不住心中一寒,这丫头,不会入魔了吧?

“洛儿,你这是为何?”云画微微皱眉。

“师父,我在杀这些妖魔啊!师父说过,我不杀它们,它们就会杀我,我要杀!杀!杀!”齐洛儿身躯还微微有些发抖,小脸涨红,显然气血翻腾得厉害。

她要走火入魔了!这是云画的第一反应。他不动声色地一伸手,将她双手握住,温声道:“好了,洛儿,你杀得已经够了,歇歇吧。”两股清冷的气流顺着齐洛儿的双手贯入她的体内。

齐洛儿只觉全身就要沸腾的气血被慢慢压下,她从早到晚已经杀了整整一天,此时倦意袭来,身子一软,倒在了云画怀中。云画身子一僵,将她慢慢搂住。

她抬起小脸,冲着云画一笑:“师父,你喜不喜欢我?”

云画万没想到齐洛儿此刻会问这种问题,身子也几乎僵住,见她一双大眼睛微张,一脸紧张地望着自己,那神情就像一个被大人丢弃的孩子,脆弱得让人心疼。他低低叹了口气:“洛儿,我自然喜欢你。”

齐洛儿终于笑了起来,笑容犹如异花初绽,忽然语不惊人死不休地说了一句:“那你娶了我好不好?”云画僵住。她却生像是没看到云画那阵青阵红的脸色,顾自呵呵笑道,“我知道,这个年代是不允许师徒恋的,可是,师父,你不是自己也说你已经不是我师父了吗?那……那就不算违背这个世界的伦理道德啦。你喜欢我,我也喜欢你,还有什么不可以的……”小丫头自顾自叽叽呱呱说下去,浑不知这一番话在云画心中掀起多大的惊涛骇浪。

云画脑子里难得的一片混乱,张口结舌:“什……什么?洛儿,我……”这女追男的求婚来得太快太猛,让他一时无法反应。

“洛儿,现在谈这个还早了些……”云画试图找最不伤害她的词语解释,一低头,却见这个丫头微合着双目,竟然已经呼呼熟睡,她实在是太疲倦了!

这个丫头，扔下这么一枚炸弹，害得他一颗心七上八下的，她倒睡着了！云画舒了一口气，心中也不知是放松还是失落，虽然不知她和月无殇之间闹了什么别扭，但这丫头这几天如此怪异，却肯定与月无殇有关。

莫非她真的爱上了月无殇？这个念头让云画也吓了一跳，眉头微微皱起，将齐洛儿抱在怀里：“洛儿，今天三个月已满，为师接你出去。”身形一起，向着空中飞去……

“师父，我们这次要去哪里？”齐洛儿无聊地坐在船头，伸出雪白的小脚丫有一下、没一下地拍打着水面。

“这次去宋国最大城市——天仙城。”云画淡淡回答。

“天仙城？这名字有点变态，莫非城中女子都貌似天仙？”齐洛儿有些窘窘地想。

从洪荒界出来一个月后，凌虚子的伤势总算是大体复原，能理事了。云画便说要带她下山历练，大半年的时间，二人去过许多名山大川，也到过许多洞天福地。为了历练，甚至到过很多山林沼泽、魔洞尸窟，齐洛儿的功力不负众望越来越高，一般的妖魔鬼怪根本用不着云画出手，她一个人便能轻松搞定。因为二人的容貌都是超凡脱俗的美，所以便在一般凡人面前用了障眼法，在外人看来，不过就是一对普通的青年男女。

这大半年的时间齐洛儿从来没见过月无殇的面，而魔教也如同偃旗息鼓，仙魔两道和平得很，没再起大的纷争。在这块大陆上，最大最长的河流便就是这条碧玺江，最近一个月，师徒二人顺江而下，饱览了沿途的风光。

齐洛儿表面上看并看不出什么，每天都和云画谈谈笑笑的，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她却常常抱着膝盖出神，月无殇的影子时时划过心头，让她莫名心痛如绞。到了此刻，她已经明了自己的心思，明白自己虽然时时嚷着要嫁给师父，却在不知不觉间将一颗心遗落在月无殇身上。只是滑稽的是，她终于明了自己的感情，他却选择放手了。天界星愿湖的一幕成了她此生挥之不去的梦魇，常常在梦中一身冷汗醒来，抱膝呆坐到天明。

她吃也不少吃，睡也不少睡，人却还是迅速消瘦下去。此刻下巴尖俏，纤腰如束，就算回到现代，也已经算是标准的骨感美人，仿佛风一吹就会刮跑似的。

既然连天意都认为自己和云画是一对，那么她或许真的该顺从天意，把心思移到云画身上。必须要忘记他！就当自己和他的一切不过是场春梦，梦醒了，日子还要过下去……

齐洛儿天天用这一套安慰着自己，一来二去的，虽然月无殇的影子还是顽固地在心头摇晃，她却已学会了无视，人也终于不再失魂落魄，渐渐开朗起来。她还

要学会最厉害的时空扭曲术,据说这套法术能随意穿梭时空,不过只有法力极高深的人才能学会,而且这套法术早在几千年前就已失传,就连云画也只是听说过,并没有亲眼见过。

齐洛儿乍得到这个消息未免有些失望,但有希望总比没希望好,她要好好修炼,拼命修炼,如果天可怜见,让她能学会,那她就能回家了……

云画自然将她的异常全看在眼里,看了看她腰间的诛魔刀,心里不无叹息,洛儿或许真的是灵儿的转世吧?只是,前世分明爱上自己的她,今世怎么又会爱上月无殇?如说她不是灵儿,那灵儿的诛魔刀她又怎么会御使得了?尤其是随着灵力的增长,她的美就更加像逐渐磨出的美玉,美得惊人……

这一日,他们终于走进了天仙城。

进城后的齐洛儿大失所望,大街上人流如潮,其中女人倒也不少,可就是没有一个长得像天仙的。好在这毕竟是宋国最大的都市,大道宽广,街道两边的门市鳞次栉比,叫买的,叫卖的,此起彼伏,倒也热闹无比。齐洛儿拉着云画在街道上转了一大圈,买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小玩意,反正有乾坤袋在手中,她倒也不怕拿不了。

天近晌午的时候,齐洛儿便叫嚷着好饿,非要拉着云画去街道边一家最大的酒楼去吃饭。

那酒楼看上去牛气哄哄的,不但巍峨华丽,而且硬硬比周围的建筑高出一大截,很有气势的样子。它还有个更牛气的名字——天下第一楼,响当当的金字招牌挂在那里,无不显示着它的与众不同。

其实齐洛儿此时已学会了辟谷之术,几天不吃饭也不会饿,但她非要凑这个热闹,云画也只好依着她。

进出酒楼的人非富即贵,而酒楼中的伙计也十分的殷勤有礼。在外人看来二人虽然是普通人的样貌,但都身姿出尘,尤其是云画,洞悉一切波澜不惊的眼神一看便知大有来头,店伙计自然不敢怠慢,将二人殷勤让到楼上的雅座。

齐洛儿手里还握着两个从路边摊上淘来的木雕娃娃,这两个娃娃一看就是一对,胖胖的红漆身子,圆圆的脸蛋,看上去就像是新郎和新娘,喜人又喜庆,她顺手塞给云画一个。云画看着手中的娃娃有些哭笑不得,如果让人知道他堂堂紫云门仙尊的手里拿着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娃娃,还不让人笑掉大牙?

二人此时已走上了楼,云画无意间一抬头,忽然身子微微一僵,脚步猛地一顿。齐洛儿走在他身后,不提防之下撞在他的后背上,呜呜呜,她的鼻子好酸!

齐洛儿眼泪汪汪地抬起头:“师父,你……”一句话忽然顿住,一张俏脸瞬间苍白。楼上的人比楼下少多了,只有四五桌客人,在靠窗的一张桌前坐着三个人,两男一女。